

**H面朝大海 候鸟老爸****H家在海南****酸梅树下的吟唱****■ 孔见**

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，去机场迎来送往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事。儿子就是在这样的接送中一天天长大，而父亲却在这样的接送中日渐衰老。

机场就像一个生活的大舞台，在这里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剧目。每次接机时，总能看到那些翘首以盼的眼神，以及相见时欢喜与拥抱的场面。而送机时，性格豪爽的人，会用爽朗的告别声和迅速地转身去化解那一丝离别的伤感，而性情柔弱、多愁善感的人，总是泪眼婆娑、依依不舍、挥之不去。

所以，大多数接机的事情我都是自告奋勇，而送机的事则能躲就躲。

前几天，去机场接老爸来过冬。在众多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他，在空姐的搀扶下缓缓地向我走来。这让我想起了儿子小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每当儿子自己坐飞机时，我就给他办理“无人陪伴儿童”的手续，只不过，儿子总是奔跑着扑向我的怀抱，而如今，老爸的步伐似乎缓慢了许多，一向挺直的腰杆，也微微有些弯曲。

我在空姐的本子上签完字，接过老爸。

八十多岁的老爸，依然是红光满面。由于飞机晚点，他转战五个多小时于午夜才抵达，可他没有丝毫疲惫，一路上与我家长里短、兴奋地说个不停。

回到家，安顿好他老人家休息。我打开箱子：新鲜的青皮萝卜，在老家是当水果卖的，远近闻名的怀远大石榴，还有老爸自己腌制的萝卜干……沉甸甸的。

老爸几乎每个冬天都来海南过冬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小妹家。老爸是个书虫，酷爱读书，小妹的家住在海南大学里，老爸去阅览室或图书馆都非常方便。而我这里大部分的时间是公婆在住。今年婆婆先去了深圳小姑家，我就把父亲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他非常开心。

每年来海口，老爸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万绿园，喜欢那里的一草一木。他经常在那里散步、打太极拳，有时候还带上一本书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有一天我陪他在万绿园散步时，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瓶，我生气地说，这些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共道德的意识呢！老爸一言不发，弯腰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里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羞愧！老爸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，与其抱怨，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事情。

陪老爸散步是一种享受，听他讲过去的故事，从爷爷奶奶到太爷爷，让我对家史了解不少。我鼓励老爸写下来，并一再要求他继续完成《老兵回忆录》的写作，他答应了。

老爸的房间里有电视机，但我发现他还是喜欢在客厅看电视，原因就是想跟我们说说话。惭愧的是，我们能陪老爸的时间太少了！

老爸戎马一生，坎坷一生。他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在前线指挥部做译员。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，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军队。老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很少有柔情流露，尤其在母亲病逝以后，他经历过再婚，后来，又是独自一人。他尽量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。老爸在老大的时候，坚决不让我们给他请保姆，他说，人越是年纪大，越要勤动脑动手。他自己做饭、洗衣，并且坚持每天写日记，如今的笔记本已经好几摞了。

记得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时，进门就看见父亲系着围裙在包饺子，他知道我爱吃饺子。看见我，他只是笑呵呵地说了一句：“回来了！”就又继续包饺子，就好像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时一样。

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轻轻地走过来为我披上外套，又默默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我挂了电话，双手紧紧裹着外套已经泪流满面。

老爸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，八十多岁的人，不但学会了上网、发短信，连微信、摄影、甚至自拍，都玩得得心应手。

老爸因为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震耳欲聋的炮火，年轻时耳朵就有点背，老来就越发严重了，他又不愿意戴助听器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大声地跟他说话，而老爸的打岔也常常叫我们哭笑不得。

老爸来了以后，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肺活量增大了，底气更足了。

昨晚回家，老爸已经煮好了粥，在我进门换鞋的工夫，老爸已经为我把饭盛好。虽然我早已为人妻为人母，但在他的心目中，永远都是那个调皮捣蛋、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假小子。

最近，每天下班的时候，一想到家里有老爸，心里就暖暖的。

对于远离家乡的游子来说，去机场迎来送往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事。

儿子就是在这样的接送中一天天长大，而父亲却在这样的接送中日渐衰老。

机场就像一个生活的大舞台，在这里，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剧目。每次接机时，总能看到那些翘首以盼的眼神，以及相见时欢喜与拥抱的场面。而送机时，性格豪爽的人，会用爽朗的告别声和迅速地转身去化解那一丝离别的伤感，而性情柔弱、多愁善感的人，总是泪眼婆娑、依依不舍、挥之不去。

所以，大多数接机的事情我都是自告奋勇，而送机的事则能躲就躲。

前几天，去机场接老爸来过冬。在众多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他，在空姐的搀扶下缓缓地向我走来。这让我想起了儿子小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每当儿子自己坐飞机时，我就给他办理“无人陪伴儿童”的手续，只不过，儿子总是奔跑着扑向我的怀抱，而如今，老爸的步伐似乎缓慢了许多，一向挺直的腰杆，也微微有些弯曲。

我在空姐的本子上签完字，接过老爸。

八十多岁的老爸，依然是红光满面。由于飞机晚点，他转战五个多小时于午夜才抵达，可他没有丝毫疲惫，一路上与我家长里短、兴奋地说个不停。

回到家，安顿好他老人家休息。我打开箱子：新鲜的青皮萝卜，在老家是当水果卖的，远近闻名的怀远大石榴，还有老爸自己腌制的萝卜干……沉甸甸的。

老爸几乎每个冬天都来海南过冬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小妹家。老爸是个书虫，酷爱读书，小妹的家住在海南大学里，老爸去阅览室或图书馆都非常方便。而我这里大部分的时间是公婆在住。今年婆婆先去了深圳小姑家，我就把父亲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他非常开心。

每年来海口，老爸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万绿园，喜欢那里的一草一木。他经常在那里散步、打太极拳，有时候还带上一本书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有一天我陪他在万绿园散步时，看到地上有一个饮料瓶，我生气地说，这些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共道德的意识呢！老爸一言不发，弯腰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里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羞愧！老爸用实际行动教育了我，与其抱怨，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事情。

陪老爸散步是一种享受，听他讲过去的故事，从爷爷奶奶到太爷爷，让我对家史了解不少。我鼓励老爸写下来，并一再要求他继续完成《老兵回忆录》的写作，他答应了。

老爸的房间里有电视机，但我发现他还是喜欢在客厅看电视，原因就是想跟我们说说话。惭愧的是，我们能陪老爸的时间太少了！

老爸戎马一生，坎坷一生。他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在前线指挥部做译员。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，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军队。老爸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很少有柔情流露，尤其在母亲病逝以后，他经历过再婚，后来，又是独自一人。他尽量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。老爸在老大的时候，坚决不让我们给他请保姆，他说，人越是年纪大，越要勤动脑动手。他自己做饭、洗衣，并且坚持每天写日记，如今的笔记本已经好几摞了。

记得去年清明我回老家时，进门就看见父亲系着围裙在包饺子，他知道我爱吃饺子。看见我，他只是笑呵呵地说了一句：“回来了！”就又继续包饺子，就好像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时一样。

那天晚上我在客厅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轻轻地走过来为我披上外套，又默默地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我挂了电话，双手紧紧裹着外套已经泪流满面。

老爸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，八十多岁的人，不但学会了上网、发短信，连微信、摄影、甚至自拍，都玩得得心应手。

老爸因为经历过朝鲜战场上震耳欲聋的炮火，年轻时耳朵就有点背，老来就越发严重了，他又不愿意戴助听器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大声地跟他说话，而老爸的打岔也常常叫我们哭笑不得。

老爸来了以后，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肺活量增大了，底气更足了。

昨晚回家，老爸已经煮好了粥，在我进门换鞋的工夫，老爸已经为我把饭盛好。虽然我早已为人妻为人母，但在他的心目中，永远都是那个调皮捣蛋、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假小子。

最近，每天下班的时候，一想到家里有老爸，心里就暖暖的。

媳妇守寡了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那些惶惑不安的日子里，崖州土歌给了我的内心无限的安慰。记得一些黄昏，或者黑灯瞎火的暗夜，不知是哪个家的老人一咏三叹地唱起这种催人肝肠的曲调，唱得我趴在地上起不来身，唱得我“眼泪流成深江河……”

除了土歌，崖州人对故乡的记忆，还跟酸梅树联系在一起，甚至具体到一盘酸梅树芯儿煮出的仔鱼汤。因为结出的果子像一种弯豆，酸梅树被外地人称为酸豆树，在全岛各地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，但它长得最茁壮又密集的地方是崖州的西部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耸立着一二棵上百年、甚至数百年树龄的酸梅，有的人家甚至多达三五棵。这种树冠繁茂、枝条纷披的常年落叶乔木，气场很大，浑身散发着一种清凉的气息，它的果肉更是饱含着甘润的滋味。正是这种滋味，使海南岛南部火球般的烈日变得可以忍受。夏日的晌午，农夫们即便是赤裸的在田地里干活，心里只要静静地想一想家里的酸梅树，想一想酸梅树弯弯的果豆，喉咙里就有回甘的津液汨汨渗出，心里也就涌起一股深沉的大气弥漫四周，令我们说不出任何的语言。我们七嘴八舌地赶来，却又默默无语地离开。

今年的秋天，海南岛并不平静，台风呼啸着来来去去，夹带着撒泼

的雨水，天地上下一片苍茫。某一个晚上，积华兄匆匆来访，带着一摞文稿，说是让我给看看，顺便写点什么。积华是有灵气的诗人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在海南岛诗歌大赛中折桂。后来在江湖上行走，广交天下豪杰，路越走越宽，便金盆洗手，不再热衷于雕虫之事，但对诗坛乃至整个文坛仍保持关注，不时向我传递一些资讯，分享阅读的经验。老朋友中，像他这样有着良好读书习惯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。

南渡江的波涛在台风中不断涨起，惶然的风雨声中，我陆陆续续读完了积华送来的文字，一本名为《秋韵》的诗文集。作者孙治福先生，是崖州地方酸梅树一般的人物，而且还是梅山本地人，属于在酸梅树阴影下生长起来的古崖州遗民，而且比我要年长一些。在多年辛勤的务实工作之后，他开始回归文化母体，和骚人墨客一样务起虚来，随兴所至地写下感怀的诗篇，与朋友亲人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。读着他的文字，我想起了越来越遥远的崖州，想起了一棵棵被人砍倒的酸梅树，想起海滩上一丛从张牙舞爪的仙人掌，和婆娑葳蕤的野菠萝，还有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多风多雨的时代，唤醒我无尽的乡愁，于是记下了这些简陋的文字，算是一种共鸣与回应。

**诗路花语****歌(节选)****■ 孙文波**

苍天总是赐予创造者  
整理大海的词句的愤怒

——史蒂文斯

夜晚，他站在河边凝视水中倒影，  
灯光映现下的黑色城市；巨大的  
肉体的仓库，就像由神驾驶的船。

起航吧！在黝黑的河上行进，直到远方——大海在远方翻腾波浪：漩涡、潜流，  
具有无法探究的神秘。早在荷马时代，  
人类就经历了变幻之苦，茫茫天际中突然显现岛屿。但那不是安歇的场所；  
有华丽的宫殿，弥漫着花香的庭园，  
也不是。城市同样不是。名符其实的城市！迷宫般的街道、小巷，嘈杂的人声。  
多少次，几乎是每一个早晨和黄昏，  
当行走时，他感到迷惘。他的心像鸟那样飞离躯体。你能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？不！  
你不是先知。他向往的地方谁也无法看见。  
每一次，最后的表象还是要回到自己的  
屋子里。他坐下来，在粗糙的四壁中坐下来。  
夏天，风的呼啸穿透墙缝；  
夏天，蝙蝠在室内上下盘旋翻飞。  
看哪！他，他低头在纸页上疾笔书写，  
他的笔总是要触到大海、岛屿、浪涛。  
那是成千上万个狮子跳跃的大海，  
那是像钻石一样闪耀光芒的岛屿。

**海边的白娘子****■ 杨沫**

闪电在海上颤抖  
跋木拖的白素贞停止补网  
醉醉的剑鱼考量阳光

雷声发疯榔羽  
梁上悬壶雄黄，蛇信子  
颤栗而致红，这一次  
许诺不一样的江南

海天裂缝里挤出各式法海  
靛蓝色将海面敲出  
游曳的凹点，剑鱼刺搅转  
发髻坠落，白娘子  
一支头簪刺天

**像一颗榄仁树生死相予****■ 骆家**

枯荣的脚步同时踏入了一条河流  
大叶榄仁树就是这样不可貌相  
我说出的誓言排队等候，等一场盛宴  
明星般一夜爆红。其余的  
永远是多余的大多数。它们需要  
能屈能伸地活着并和蜂巢为伴

要不要在海边老去，像一棵榄仁树  
生死相予。可以在秋天里饮一杯红酒  
消磨时光，也时常用漂亮的玻璃盏  
分享南美的精品咖啡。榄仁果日子般  
熬成了婆，曾经莽撞干净的青春  
如今蓬户瓮牖，筚路蓝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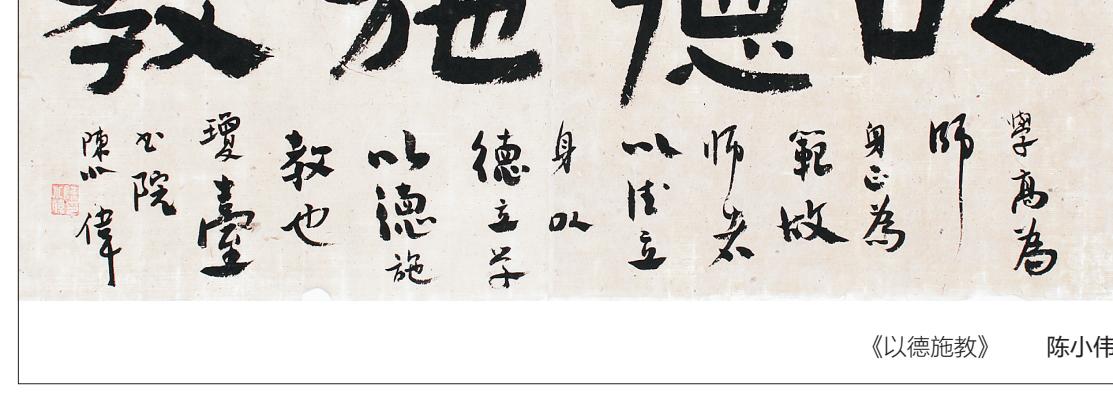
无法一起带走你，寡言的青皮林  
所以请允许我暂别并一次凝视你  
晨昏我也会再数一数加井岛上无忧的云  
再仰头望望东岭西岭，只为了不让泪奔流  
你要记着我在落叶红的清晨跑开  
也别忘了榄仁果挂满枝头之时唤我回

**大悲舞****■ 陈才锋**

太多的呼唤落在风中  
故乡便成了一片游荡的雪花

我习惯了北风纷飞而来  
把每个人的名字挂在空中  
等待八千里铁骑  
慢慢淤平  
生活的静和闹

想象一个人  
储存的花蕾和嫩芽  
将身体的狼道、谷峰、河流  
一一剥离  
一一安放在雪花上

**H流年剪影****家乡那条坡坎路****■ 吴文生**

游击队的地雷战和巷战打得他们望而却步，坡坎路从那时起渐渐出了名。

解放初期，南下部队组建了国营新盈农场。坡坎路是新盈农场上工人工生活补给的必经之路，农场周围是一种独特的红泥土，老百姓因此编了顺口溜：天晴一片红，下雨一包脓。当地的男女青年逢年过节好不容易买回一条白色的上衣，没穿过几回就变成了粉红色，有趣的是，被红泥弄脏的衣服用当地的井水才能洗干净。遇上大雨，在半路行驶的汽车要抛锚好几天，为了改善坡坎路的路况，新盈农场不知出动多少次车辆从光村运去石英砂填路，天气好的时候路是好走一些，天一下雨便前功尽弃。小学毕业那年，我跟表叔要单车去一趟抱舍，回来的时候，从坡坎岭头下坡，我为了图个爽快，刹车闸没有刹紧，单车因为惯性而加速，到了中途，车速已无法控制，此时前轮又碰到了一个小石头，只见车轮左拐右拐跳了三下，我还弄不明白是咋回事，车已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把我摔倒到路边的水沟里。好在遇到坡坎村的几位老乡把我扶了起来，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边帮我拍打身上的灰尘，一边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在搞杂技表演呢！”他老婆见我手掌上流血，赶紧用路边的“飞机草”在嘴边嚼烂后涂在我伤口上。

从部队退伍回家待业的那段日子，是我上山打柴的时间最多、行走在坡坎路的路程最长、经历磨难而充满劳动快乐的时期。那时小墟镇上不少家庭都有了“私家车”，只要从山上砍来几条韧性好的野生树木和供压在牛脖子的弯木头，再请来木匠花上一天多的时间，拉木柴的车就大功告成。别看这样小小的胶轮车，其载重量通常也有八九百斤左右，

可供一个家庭烧火做饭近一个多月。然而，归途中最令人头痛的还是下坡坎路。起初，我们认为牛的力气大，它的双角可以挡住车子下坡时的冲力，但事情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，有一次，车开始下坡，我右手压着弯头，左手拉住牛鼻子的绳子，使劲往回拉，想不到，由于坡陡车轮没有刹车装置，车飞快冲下，牛实在是扛不住了，想甩开套住它脖子上的弯头往外逃，但绳子绑的太紧而无法脱身，牛只好用力往上推。就在那瞬间，车的重心已倒向后面，整头牛被高高吊起。我赶紧夺路而逃，牛在空中悬停几秒钟之后和车翻到路边的草丛里，再次上演了我骑单车翻车的惊险一幕，吓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我赶紧去看牛是死是活，一瞅，牛瞪着大眼，吐着满嘴的白色泡沫，我一边大声向同伴们喊“牛还活着！”，一边解开牛脖子上的绳子，用力抬起车架，牛虽然没事，但吓得它朝着回家的方向跑。我们只好把木柴卸下，分两次运回家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以后一到坡坎岭头，先把牛放出车架，等待后面的同伴们到齐，十几个人以十足的力气拽着绳子往相反的方向拉，一步一步地拉到山坡脚下，个个累得汗流浃背、筋疲力尽。后来，还是手工工业社“缺口爹”的脑袋好使，他想出了一个“四两拨千斤”好办法：

车一到岭头就把牛放出，一个人双手把车架前辕托高，后面一个人踩在事先装在木柴中间的一根长木上，木头跟地面磨擦后就是理想的“刹车皮”，左右再有两个人轻轻地护着木柴，上千斤的

一车木柴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走下山脚，既安全又省力气，别有一番奇异的滋味！

岁月如梭，弹指一挥四十年，当年的坡坎路旧貌换新颜。尽管岁月带走了这段往事，但却无法带走我对家乡的情思。

**H冷暖人间****热气腾腾的心灵****■ 梁凌**

多年前，我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住。巷子里有个美丽女子，腿有些拐。她有个男人，腿也拐。两口子租了个黑洞洞的小屋，开了家修理铺。男人修旧电器，女人补旧衣服。他俩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虎头虎脑很可爱。一开始，我感觉这家日子真惨淡，两个残疾人拼凑在一起过活，生活像巷子一样晦暗。

但随后我发现自已错了。因为女人总是笑眯眯的，她的脸圆，一笑起来，像朵白玉牡丹。女人在门前种了很多花，花盆就地取材，有坏了的盆子，有塑料泡沫盒子，还有锯开了的饮料瓶。女人在花盆里种指甲花、紫苏、